

女白领为过富婆瘾热衷地产游戏

从小玩着“地产大亨”长大,对游戏的迷恋程度近乎痴狂。家中几十款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游戏版本,让她成为“地产大亨”迷中不折不扣的“收藏家”。游戏给陆贝里带来的,远远不止精神上虚拟的满足。游戏可以只是纯粹地消遣玩乐,但有时,游戏也可以教给人生活的智慧。

游戏里常常扮演“富婆”角色,现实中却只是个收入一般的小白领,但陆贝里并不因此感到落差,因为她把从这项虚拟游戏中学到的财富积累的技巧融入生活,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精明有眼光的女白领。

体会“富婆”的滋味

11月1日,一个冷空气肆虐的周日下午。前一天大家都还在说今年天气冷得晚,但仅仅一夜的工夫,这座城市仿佛直接从夏天掉进了冬日里。不过,气温的突变并没有影响四位女生的兴致,她们冒着冰冷的阵风,从城市的四个角落汇集到这里,他们事先约好了这一天下午要到这间桌面游戏店来玩“地产大亨”。

游戏店在上海浙江中路汉口路交叉路口,距离繁华的南京东路步行街咫尺之遥,但两者气氛截然不同。游戏店在三楼,底下是一个简陋的小商品市场,店里陈设简单,桌子、椅子,还有几款普通的饮料。但是,店里的人气并不比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差多少。叫喊声此起彼伏,或惊喜,或懊恼,青年男女们三五成群,围聚在一张张的游戏桌边,个个兴高采烈,情绪随着游戏中的胜败而变化。

店里摆放着众多桌面游戏工具,服务员殷勤地上来询问陆贝里需要玩哪款游戏。陆贝里没有回应,径直从包里拿出



陆贝里

自带的“地产大亨”游戏棋盘。“最新的 Monopoly 现代中国版呀,赞!”服务员带着羡慕的眼神连连夸奖,陆贝里向服务员回了一个微笑,说:“虽然自己有棋,但到你们这里来玩人多热闹有氛围。”

买地皮、收过路费、盖房子、赚租金、交换地皮、收购他人的物业……四个小女生演绎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谈交易、谈合作,为了争取个人最大利益,生活中的朋友到了牌桌上开始不停地互相算计甚至针锋相对,不一会,四个女孩吵嚷成一片。陆贝里口齿伶俐,晓之利害,总能说服他人与其合作。暂时看来公平互惠的交易,再过了几轮,朋友们总会发现又是陆贝里占了便宜。玩 Monopoly 的一大刺激是既可以一下暴富,也可以顷刻破产,但陆贝里总能牢牢控制手里的金钱。“先绝后患,再图谋利,眼光放长远”,这是她坚守的原则。

陆贝里眼前的游戏纸币从三四张到一沓,从一沓到三四沓,细细数下来,面额有数千万。陆贝里享受着胜利者的喜悦,她拥有“土地”、“旅馆”、“机

场”,还有巨额的“货币”,尽管这只是游戏,但她很满足——“有钱的感觉就是好!至少她们三个现在要乞求于我了。”

游戏给生活带来启迪

“什么行业最赚钱,当然是房地产!”不管是游戏里还是现实中,结论竟然如此一致。

在“地产大亨”游戏中,购买“地皮”后,如果其他玩家按照掷出的点数前进,正好到达你的领地,你就可以收取租金。而且,如果“地皮”上有“房屋”或者“旅馆”,租金都要乘以相应的倍数。“地皮和建筑是整个游戏的基础,钱放在手里不会增值,只有转化成物业才能不断获利。”这是“地产大亨”游戏教给陆贝里的“第一赚钱法则”。“手里有物业,心里就不慌”,陆贝里笑着说道。

“地产大亨”不仅让陆贝里在虚拟游戏中过足了富婆瘾,对于土地投资的规划和眼光,还令人意外地在实际生活中给她创造了收益。早在2002年上海房价还没抬头时,她就说服父母在上海两个不同的区购入两套房产。其实一开始父母根本不听她的,总认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玩“地产大亨”的奇特经验令陆贝里坚持己见。“话说游戏和实际生活总归不同,但当时感觉很特别,就相信玩游戏时遵守的那一条——钱只有投资才能增值,房地产是最好的购买对象。”

被 Monopoly 改变的,不只是投资理财的观念。玩“地产大亨”游戏养成的习惯让学生时代的陆贝里数学成绩特别突出。而在私下交易时因为要说服对方练就一副好口才的陆贝里,在大学里加入了学生会外联部,大学毕业前实习时也因为这一项从游戏中意外获得的能力顺

利地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

2009年,首届“地产大亨”中国赛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尽管金融危机深度影响下的职场正处于“严冬期”,大家从“一心跳槽”转为人人“安心卧槽”,但是陆贝里却做了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辞去原来稳定的工作,转而为 Monopoly 服务,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勇气,更多的是自信。“Monopoly 是我所热爱的游戏,做这行得心应手,一定能做得很棒”,“80后”女孩陆贝里脸上展露出胸有成竹的笑容。

游戏迷转做收藏家

上小学的时候,陆贝里总跟着哥哥姐姐们去邻居家玩,邻居姐姐总是会拿出一款有钱币交易的游戏。“听说可以赚钱,眼睛就放绿光,哥哥姐姐现在还嘲笑我”,陆贝里打趣说她自幼就是“财迷”,从小想做“富婆”。哥哥姐姐们在玩游戏时陆贝里总是在一旁认真看着,有几次缺少玩家,她便幸运地成为替补,这让她异常兴奋。初中的时候,远在新加坡的阿姨回国探亲,给她带了一套游戏,这套游戏的名字叫 Monopoly,初看她并不以为意,觉得和小时候玩过的棋相似,但细看之下 Monopoly 的外形比小时候玩的棋更为精致,规则更偏向于锻炼人的口才和投资的技巧,并且是英文版本,这让她感到很稀奇。

人生中的第一套 Monopoly 陪伴她度过中学时光。突然有一天,陆贝里发现被过度使用的棋盘不再如以前那样光鲜,她默默地将它收起,像珍惜老朋友一样将它珍藏。但5年多的陪伴使得她已经离不开这个游戏。陆贝里开始上网

搜索,搜索关于 Monopoly 的一切,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原来她玩的游戏早在1935年便已经诞生,而其版本更是多达200多个,自己的新加坡版本只不过是“豹子身上的一个斑点”。于是收藏不同版本的 Monopoly 开始慢慢地成为陆贝里生活中最大的支出。

“地产大亨”游戏直到2006年才正式进入中国大陆,此前购买正版都需要向国外订购。陆贝里的第二款 Monopoly 是迪士尼立体版,通过网络从遥远的加拿大一位卖家手中购得,但是价格却让时值高三的女孩吃了一惊——2000元,惊人的价格让她犹豫起来,她关掉网页,想以此忘掉这套游戏,但偏偏就像魔似的每天打开那个网页,坚持了一星期,她终于败下阵来,用自己积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把这套游戏买下。

外观精致高贵,棋盘和棋子等道具都呈现出黑玛瑙光泽的玛瑙版“地产大亨”;外盒造型仿造化化妆盒,棋子设计采用了高跟鞋、太阳眼镜、宠物猫等为精致女性量身定制的女士精装版;增加了扑克、国际象棋、多米诺骨牌、骰子、纸牌、弹珠等六种深受喜爱的桌面游戏的7合1经典游戏版;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10周年纪念版;伴随电影《变形金刚》推出的同名 Monopoly 版本……陆贝里的房间里,Monopoly 堆得满地都是。轻松惬意地躺在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 Monopoly 中间,陆贝里无限满足。

至今,陆贝里一共收集了30多个版本的 Monopoly,这些版本前前后后花去了她十多万元。“早期投入的成本最多,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引进 Monopoly,都是通过网站向国外的买家购买。另外,大多数

的‘地产大亨’都是几百元一套,但一些特殊版本价格昂贵,比如玛瑙版,花了2万多元,用了数月的工资。”

现在陆贝里的工作繁忙,和朋友一起“斗智斗勇”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对于收集不同游戏版本,她的兴趣越来越浓。这名热衷做“富婆”的女孩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专业收藏家。陆贝里说:“对于 Monopoly,我想从简单地玩升级到懂得它的文化”。

据上海《青年报》

新闻背景

2009年10月21日至23日(美国当地时间),第十三届“地产大亨”(Monopoly)世界锦标赛于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四十一位冠军聚集一堂,共同角逐世界冠军。在此之前,首届“地产大亨”中国赛在上海等六个城市举办,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代表中国前赴拉斯维加斯参赛。

“地产大亨”世界锦标赛首度有了中国代表的参加,陆贝里欣喜万分。作为中国选拔赛的工作人员,她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而作为一个“地产大亨”迷,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中国有才华的年轻人跻身这一世界级赛事,陆贝里感到无限骄傲!

“地产大亨”被玩家誉为世界上最经典的桌面游戏,风靡全球,至今拥有超过7.5亿的玩家。陆贝里自豪地说,虽然她玩“地产大亨”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去拉斯维加斯的水平,但对这款游戏的热爱,丝毫不输于那些参加世界比赛的选手。陆贝里透露,年幼时她就着迷于地产游戏,而“地产大亨”吸引她的最大乐趣是有机会体验一把“做富婆的滋味”。

瓦罐里倒出 60 年前英雄故事

“爷爷,我的二伯父去哪儿了?”“打敌人牺牲了。”数十年前,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年幼的郭迎春与爷爷之间经常有这样的对话。说起二伯父,爷爷的眼里就含满泪花,但是直到咽气,爷爷也没有告诉后人,这个打敌人的儿子牺牲在何处。60年,郭家都没有找到这位杀敌英雄。几年前,郭家老宅拆迁,无意中在墙壁里发现一个封存完好的瓦罐,郭家人打开瓦罐才知道,里面封存的竟然是二伯父郭成功的立功奖状与革命牺牲人家属光荣纪念证。10月22日,在寻找几十年之后,根据这个瓦罐里的信息,郭家人终于在重庆大足县找到了这位家族里的杀敌英雄。

魂归故里

11月12日,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地面上的积雪已达30厘米深。天气寒冷,邢台县前南峪村的村民们却冒着大雪涌到村口,这一天,这个英雄的村庄迎回了杀敌英雄郭成功的英灵。牺牲时年仅24岁的郭成功终于魂归故里,郭家人早早地备好了一口棺材,站在村口,四周寂静无声,只能听到雪花落地的簌簌声。远远的,雪幕中出现了几个身影,去重庆大足县迎接亲人的郭家人手捧英雄骨灰盒越走越近。

在纷飞的大雪中,村民与郭家人一起抬着棺材向山上行进。英雄的坟地植满苍松翠柏,与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抗大纪念馆隔山相望。“革命英雄归故里跨六十年沧桑岁月,燕赵大地皆悲泪观太行山尽披银



亲人们在郭成功牺牲的地方祭奠英灵

装。感天动地啊!”郭成功的弟弟,年近8旬的郭成章老泪纵横。分别60年,老人终于盼回了这位久别的亲人。

临终前的遗憾

郭成功的侄子郭迎春告诉记者,他爷爷郭俊英是一名老党员,当年抗日军政大学在前南峪扎营时,爷爷就是一名革命积极分子。爷爷对党有着无限的忠诚与感情,先后送四个儿子参加革命。解放前,爷爷将自己的二儿子郭成功送进了革命队伍。爷爷送别二伯父的话语就是“杀敌立功,别做杂种”。战场上的二伯父据说不非常勇敢,可惜,参军没几年就传来二伯父牺牲的噩耗。郭迎春说,他小时候,家里大门上就挂着“烈士家属”的牌匾,家里其他人知道郭成功牺牲了,唯独瞒着不认字的奶奶。老人家虽然嘴里不念叨,但是无人时常经常莫名发呆,有时会长时间

站在院门口,大家知道,老人心里想着那个参军的孩子。

郭迎春说,爷爷从不对家人提起二伯父。听村里人说,接到噩耗,爷爷一个人躲进深山放声痛哭,爷爷的哭声惊天动地,闻者无不落泪。从山里出来,对于二伯父的事情,爷爷直到咽气都只字未提。村里人只是听说二伯父好像牺牲在了四川省大竹(音)县。爷爷有四个儿子,十几个孙子,郭家是个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那时候,吃饭都困难,为了糊口,爷爷曾经带着家里那可怜的小麦远赴山换玉米,细粮换粗粮,为的就是多嚼口,最艰难时,家里的孩子饿得嗷嗷哭,但是不管多苦多难,爷爷从没有向政府伸过手。糊口都难,大家更不敢提千里迢迢去四川寻找二伯父。

1975年,爷爷去世,8年之后,奶奶跟随而去。直到咽气,奶奶也不知道她的二儿子已经牺牲。



郭成功立功奖状



革命牺牲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墙壁里的秘密

郭迎春告诉记者,爷爷、奶奶去世后,父辈们撵着去四川寻找这个牺牲在大竹县的弟兄。由于没有二伯父在部队里的详细资料,父辈们几乎问遍了整个大竹县,也没有打听到与二伯父有关的信息。此后数十年里,大家一直对耿耿于怀,从没有放弃寻找二伯父的念头。

几年前,家里老宅历经无数风雨已经破败不堪,只能拆迁。家人在拆迁中无意在一面墙壁里发现一个壁龛。壁龛里放着一个密封瓦罐,打开一看,所有郭家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里面封存的竟然是二伯父郭成功的立功奖状、革命牺牲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与最后一封家信。看着这些东西,在场郭家人无不落泪,为了不让奶奶伤心,又担心后人在艰难时以此向政府开口,爷爷一直将这个秘密埋藏在心里,独自承担着痛苦。

郭家人这才得知,1946年参加解放军后,郭成功作战英勇,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奖,1948年在襄阳战斗中还荣获“杀敌英雄一等功”。牺牲前,二伯父在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零五团三营九连任政治指导员,在1950年1月在重庆市大足县高升场征粮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4岁,195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郭迎春说,之前大家一直以为二伯父牺牲在四川大竹县,其实是大足县(现属重庆市)。有了二伯父在部队里的资料,郭家人重新看到了寻找二伯父的希望。很快,家人与大足县政府与民政局取得联系。大足县对此非常重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查找起来非常困难。直到今年10月份,才从大足县传来消息。大足县民政局经过几年查找与核实,证实了郭成功在1950年1月在高升场征粮途中牺牲,当年忙于战事,二伯父与其他牺牲的战友的遗体均没有找到家人,被埋葬在大足县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找到二伯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所有郭家子弟。远在加拿大的华侨郭迎平博士也非常激动,为此专程回国,前赴重庆大足县寻找这个英雄的先辈。

征粮途中遭埋伏

11月10日,归国的郭迎平博士与妹妹郭迎文、堂弟媳卢书文、王爱敏等亲属来到重庆市大足县。

大足县民政局经过几年查找与核实,证实了郭成功在

1949年腊月在高升场征粮途中,在先进村牺牲的事实。当天上午,郭迎平等亲属来到了先进村,他要亲眼看看二伯父牺牲的地方。走进村口,郭迎平遇到一位荷锄去地里干活儿的老农老大爷。“那年我12岁,亲眼看到了那场战斗。”得知郭迎平一行来意,老农也很激动,拉着大家在一处小路边找到了二伯父牺牲的地点。放下锄头,老农慢慢道出了当年那场惨烈的战斗。

1949年腊月,马上就要过年了。那时,被解放军打散的国民党部队分散在大足县,成了四处骚扰百姓与解放军的土匪。当年从高升场到大足县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腊月的一天,郭成功和十几名战士去高升场征粮,回来时,土匪们化装成百姓,隐藏在战士们必经之路先进村旁边一条小道两侧的密林里。战士们毫不知情,就这样走进了土匪埋伏圈,事发突然,加之隐藏在远处的土匪人数众多,虽然顽强抵抗,所有解放军战士惨烈牺牲。

如今的小道边已经没了树林,盖起了房子。郭迎平与亲人们在二伯父牺牲的地方伫立了很久。二伯父和战友们都被埋葬在了无名烈士墓,已经无法辨认。“二伯父,咱们回家了!”亲人们抓了几捧曾被二伯父鲜血浸染的泥土放进了用川白玉雕成的骨灰罐中。

当天下午,郭迎平和亲人们与大足县领导一起,在大足县烈士陵园里为伯父郭成功立下了雕刻上名字的墓碑,终于完成了家族赋予的重任。

据《燕赵都市报》